

利比亚战争与国际干涉的新模式

朱文奇

(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在利比亚战争中, 以北约为首对利比亚内乱 (或内战) 的国际干涉是一种强势对弱势的干涉, 它体现在政治、军事、外交和经济等各个领域。而且与以前相比, 这一干涉还呈现出许多新的模式和特点。在政治方面,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干预, 虽说不是第一次, 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但借用“保护责任”或“人道”的幌子, 则是第 1973 号决议的特点; 国际刑事法院在利比亚战争中对卡扎菲颁发的逮捕令, 预示着国际社会的干涉由政治层面延至司法机构; 西方国家对“全国过渡委员会”接二连三的“承认”, 并单方面决定向该委员会移交利比亚国家被它们在开战后冻结的资产等, 都清楚地表明: 国际干涉的模式已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和变化, 并对国际法规则形成了冲击。

关键词: 国际干涉; 安理会决议; 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 承认; 资金冻结

中图分类号: DF9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815 (2011) 05-0081-05

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方面, 国家主权原则、国家平等原则以及关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等, 都已成为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基石, 也是整个国际社会要予以遵守的最重要原则。然而, 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 随着国家相互之间在利益与价值理念方面的较量与博弈, 有时会出现与这些原则背道而驰的情形。最近发生的利比亚战争, 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今年二月, 利比亚先发生动乱, 以后其规模急剧上升, 迅速演变成一场法律意义上的非国际性武装冲突。这场历时半年之久的战争, 最后以利比亚反对派的胜利而落幕。但没有人能够否认: 如果没有国际干涉、如果没有北约在政治、军事、外交及经济等方面对反对派的支持和援助, 原本由杂牌军组成的“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在卡达菲正规军面前是没有任何机会的。

国际干涉存在于国际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但与以前相比, 利比亚战争中的国际干涉又有它的新特点。这一干涉来自各个方面, 其中既有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国际刑事司法的威慑力, 也涉及到传统国际法关于承认制度上的适用和经济手段等。面对可被称之为“全方位”的国际干涉, 原来在政治和军事上看似强大的卡扎菲政权就再也撑不住了……

截止文章脱稿时, 利比亚战争还未结束, 卡扎菲还在

战斗, 本文就利比亚战争中国际干涉的新模式, 简单予以梳理如下。

一、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介入利比亚战争

在利比亚战争中, 北约组织在军事、外交及经济等方面都给予了反对派全面的支持和援助。对北约来说, 它之所以肆无忌惮、无所顾忌地在利比亚战争中公开站在反对派一边, 其幌子就是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决议, 其根据则是所谓的“人道”。这是利比亚战争中国际干涉的一个重要特点。

北约组织将联合国安理会决议作为幌子对利比亚大打出手, 首先是它在“巧妙地”利用安理会的权威, 但这种“巧妙”, 其实也是一种歪曲, 是借安理会决议而实施的越权行为。

《联合国宪章》是现代国际社会根本性的法律。《联合国宪章》第 24 条明确规定, 安理会是一个具有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责任 (primary responsibility) 的联合国机构; 第 25 条接着规定, 联合国会员国有义务执行安理会通过的决议。此外, 为了安理会能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责任, 《联合国宪章》还赋予其各种相应的权力。《联合国宪章》第七章, 是关于世界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和破坏、或发生侵略时应如何应对的规定。它从第 39 条到第 51 条, 共有 23 个条文。这些条文明确规定, 安理会有权决定是否

已经发生了威胁、破坏和平的或侵略性的行为；如果它认为发生这样的行为，那它就有权提出建议或采取行动。而在可以提出的建议或采取的行动中，就包括“可以采用海、陆、空行动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为了维护或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里甚至还设想要成立联合国军，并赋予了联合国安理会对联合国军执行行动的决定权。所以，作为联合国集体安全制度的强制措施之一，联合国安理会可以依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建议或决定采取武力，以完成联合国组织赋予它的维护或恢复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责任和义务。

利比亚国内局势发生动乱后，联合国安理会先后于2月26日和3月17日通过了第1970和第1973号决议，决定对利比亚实行武器禁运，并决定在利比亚上空设立禁飞区。也就是第1973号决议通过两天之后，即3月19日晚，法国、美国和英国开始对利比亚进行军事打击。此后，加拿大、比利时、西班牙、挪威、丹麦等北约组织国家也宣布加入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

纵观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在利比亚军事干涉行动之前决定并授权使用武力的实践，曾经有过6次，如关于朝鲜战争的第84号决议，关于伊拉克战争的第678号决议等。在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情形中，国际社会虽然对安理会决议的通过是否在政治上具有正义性持过怀疑态度，但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安理会在法律上的授权基础提出过质疑。安理会的实践以及成员国的相应态度表明了《联合国宪章》缔约国对于该宪章解释的共同理解。国际社会成员普遍认可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而享有的授权使用武力的权力。然而，联合国安理会可以授权使用武力是一回事，安理会在某个具体问题上有没有授权是另一回事。在利比亚问题上，联合国安理会其实并没有明确地授权使用武力。

认真分析安理念的决议内容可以看到，安理会决议的目的和宗旨是为了保护平民，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这两个决议在其序言部分首先表明，联合国安理会“对（利比亚）形势的恶化、暴力的升级及大量平民的伤亡表示严重的关注”。第1973号决议在回顾第1970号决议关于要“提供人道援助和有关援助”后表示，“决心保护平民和平民居住区，确保人道援助迅速和无阻碍地通过”。此外，它警告“目前在利比亚发生的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并且表示：该理事会“关切那些被迫逃离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境内暴力行为的难民和外国工人的困境，欢迎邻国，特别是突尼斯和埃及为解决这些难民和外国工人的需要做出的反应，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这些努力。”同时，联合国安理会“认为在利比亚领空禁止一切飞行是保护平民以及保障运送人道援助的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促进在利比亚境内停止敌对行动的一个果断步骤”。

综上所述，涉及到使用武力的安理会第1973号决议内容主要有：第一，联合国安理会主要是出于“人道”的考虑而通过第1973号决议，因为该决议反复在强调如何能“确保人道援助迅速和无阻碍地通过”以及如何能更好地“保护平民”；第二，为了保护平民和确保人道援助无阻碍地通过，安理会决议决定建立“禁飞区”；第三，第1973号决议明确表达了对利比亚“主权、独立、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坚定承诺”。因此，对利比亚使用武力不是安理会决议的本意，安理会也并没有授权使用武力。如果客观地看，整个决议最重要的是建立“禁飞区”问题。所谓“禁飞区”，就是指在特定地域划定的特殊限制空域，其目的在于限制有关方面的飞行器在管制空域内的飞行活动。第1973号决议认为，“禁止一切飞行是保护平民以及保障运送人道援助的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其目的是显然是为了限制利比亚空军的飞行活动以防止其对无辜平民的军事轰炸，这应该是出于保护平民的并防止其对无辜平民的军事轰炸。因此，北约对利比亚采取的轰炸行为，其中包括对利比亚政府军的轰炸与对卡达菲及其家人的谋杀等，都没有得到安理会决议的明确授权。

《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7款规定联合国不得干预一国内部事务。这一原则不得损害安理会根据第七章采取执行措施的权力，所以，即便是安理会的权力，也必须限制在宪章的基本目的与原则之下，不干涉原则作为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仍对安理会授权使用武力产生限制。这方面已有不少国际司法实践。例如，1984年4月9日，尼加拉瓜在联合国国际法院起诉美国，指控美国派人在尼加拉瓜的港口附近布设水雷，另外还指控美国训练、武装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为，认为这些行为构成非法使用武力和以武力相威胁、干涉尼加拉瓜内政和侵犯尼加拉瓜主权，要求国际法院责令美国立即停止上述行动并对尼加拉瓜及尼加拉瓜国民所受的损失给予赔偿。国际法院经过审理后裁定：属于美国策划、监督、组织布设水雷威胁尼加拉瓜安全的行为，构成“武力攻击”；美国训练、武装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的行为也属于“武力攻击”的范畴。国际法院在“尼加拉瓜案”中亦指出，一国有权决定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以及外交政策，以强迫方式干预他国在这些方面的自由的行为属于国际不法行为。^{[1][P111]}

国际法禁止使用武力原则适用于国家间的关系，而并不适用于一国内战，即国际法不禁止国家内战。并且，当一国国内发生武装冲突，国际法普遍承认他国对武装冲突发生国的合法政府提供援助的合法性，而对反政府武装的支持则属于违反不干涉原则的行为。^{[1][P148-1149]}国际法院认为，国际法上不存在以支持一国国内反对势力的方式对他国进行干涉的一般权利，而以武力方式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干涉也当然地属于对不干涉原则的违反。^{[1][P111]}

联合国安理会 1973 号决议旨在向利比亚提供人道援助,而非推翻利比亚政府,更不是要追杀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家人。美国总统奥巴马、英国首相卡梅伦、法国总统萨科齐也在 2011 年 4 月 14 日发表联合声明,承认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没有授权“以武力推翻卡扎菲”。^[2]但现在事实证明,北约军队的空袭就是支持反对派的武装斗争以推翻卡扎菲政府。这是对安理会决议的违反,是赤裸裸地干涉内政,属国际不法行为。

安理会关于利比亚局势通过的决议,目的是为了向利比亚提供人道援助。换句话说,是为了“人道”才干涉。而“人道干涉”则又涉及到价值理念。世界上不少国家和学者似乎主张:国际社会出于人道或人权的考虑可以对他国实施干预或使用武力。然而,需要指出的是:现行国际法还没有规则赋予国家这样的权力。事实上,世界上任何国家总是存在着侵犯人权或不人道的现象,有的国家甚至真有严重侵犯人权的现象,但这不能成为被入侵的理由或根据。事实上,他国或国际社会的军事干预将导致比试图结束所谓侵犯人权本身更大的损害和灾难。利比亚战争就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

二、国际司法介入利比亚战争

国际司法具体的是通过国际刑事法院的介入,这是利比亚战争的另一个新的特点。

就在利比亚战争还在残酷进行的过程中,国际刑事法院检察长于 2011 年 5 月 16 日正式向该法院的预审分庭提出申请,指控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儿子赛义夫等犯有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并要求对他们签发逮捕令。而国际刑事法院的预审分庭又同意了这一申请,并向全世界发出了对卡达菲及其儿子赛义夫的逮捕令。这样,属于司法性质的国际刑事法院在法律和道义方面也倒向了利比亚反对派的一边。

卡扎菲是利比亚领导人,依照国际法应享有国际法上的豁免权。国家元首或国家代表豁免于本国以外的法律管辖,是整个国际法中最为古老的规则之一。国家元首享有豁免,是国家主权原则的自然结果。因为国家元首是一国在对外关系上的最高机关,他所做的一切行为均可被视为其所代表的国家的行为。所以国家元首在本国以外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是对外交往的需要,也是国际合作平稳发展的需要。随着国际关系和法律的发展,在豁免原则以外又产生了一些新的国际法原则。这些原则把某些严重侵犯国际社会利益的行为界定为国际法罪行,并要求对那些犯了国际罪行的个人追究刑事责任。二战以后,国际社会为了惩治德国和日本法西斯,成立了纽伦堡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由此,现代国际法开始确定一个原则,即任何人犯有严重国际不法行为,将被追究其个人的刑事责任。即便是国家领导人,其官方身份也不能成为免除他(或她)应对其犯下的国际罪行负个人刑事责任的抗辩理由。联合国安理会成立的前

南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也都有这样的规定。

《罗马规约》是国际刑事法院宪法性的法律,其中规定“本规约对任何人一律平等适用,不得因官方身份而差别适用。特别是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政府成员或会议成员、选任代表或政府官员的官方身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免除个人根据本规约所负的刑事责任,其本身也不得构成减轻刑罚的理由。”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追究任何人的刑事责任,所谓“任何人”,当然也包括“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

现在国际社会已成立了不少特设和混合性质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如联合国前南与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塞拉里昂特别法庭、柬埔寨特别法庭等。然而,在关于对逮捕令的签发以及请求国家执行法庭命令方面,国际刑事法院与前南和卢旺达等所有其他的国际刑事法庭不同。根据前南及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程序与诉讼规则》,逮捕令一定要在起诉书确认之后由审查法官签署的。但国际刑事法院签署逮捕令的程序可以发生在起诉之前,这点比较特别。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 58 条的规定,预审庭在调查开始后,可根据检察官的申请,并在审查检察官提交的申请书和证据或其他资料后,如果有合理理由相信该嫌疑人实施了国际刑事法院管辖权内的犯罪行为,就可对该嫌疑人发出逮捕证。除非国际刑事法院作出关于撤消逮捕命令的决定,否则逮捕令一直有效。根据逮捕令,国际刑事法院可以要求临时逮捕或是正式逮捕嫌疑人。检察官在关于要求预审庭签署逮捕令的申请中,必须包括以下内容,即犯罪嫌疑人的姓名以及能确定嫌疑人身份的其他任何信息,嫌疑人供述的在法庭管辖权范围内所犯之罪行为的具体材料,还有关于构成犯罪行为的事实的简要说明、证据摘要确认嫌疑人构成犯罪的其他任何有合理根据的信息,以及检察官认为必须逮捕嫌疑人的理由,等等。所以,即便还没有起诉,但国际刑事法院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签发逮捕令,在舆论上就已经将卡扎菲置于被告的地位。

利比亚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按理说国际刑事法院不具有介入利比亚战争的权力。因为在国际法上,条约在原则上只是对缔约国有拘束力。国际刑事法院是通过《罗马规约》成立、是以公约为基础而设立的机构,它只涉及到缔约国。所以从法律上讲,国际刑事法院对非缔约国应该是没有管辖权的。然而签发逮捕令,关系到国际刑事法院的诉讼机制的启动问题,里面涉及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权威和作用。根据《罗马规约》第 13 条的规定,除了缔约国和法院的检察官,联合国安理会也可以要求国际刑事法院调查“显示一项或多项犯罪已经发生的情势”。关于利比亚局势,安理会则在 2 月 26 日通过的第 1970 号决议就表示了“严重关切”,认为那儿有“针对平民人口的大规模、有系统的攻击可构成危害人类罪”的行为,强调要追究

“负责者的责任”。鉴此，联合国安理会就“决定把2011年2月15日以来的利比亚局势问题移交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要求对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及其儿子赛义夫等签发逮捕令，正是基于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这一个决议。所以，尽管利比亚不是国际刑事法院的缔约国，但只要安理会有决议，国际刑事法院就可以介入。

虽然缔约国、安理会或法院检察长都可以启动法院的诉讼程序，但安理会只能向刑事法院提交能显示犯罪行为发生的“情势”(situation)，即关于在一个地区发生有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行为的情况存在的情势，至于该“情势”里是否发生有国际法上的严重罪行？如果有，具体是什么“罪行”(a crime)？这些就由国际刑事法院来决定。关于利比亚亦是如此，安理会只是同意对那儿情势进行调查，但具体起诉谁？或对谁发布逮捕令？则由国际刑事法院来决定。从这个角度上讲，国际刑事法院在利比亚战争双方都有严重违反战争法或人道法的情况下，只是针对卡扎菲一方发布逮捕令，表明它自己也站到了反对派一边。这也是在新的国际关系中司法介入战争中的另外一个模式。

三、国际法上的“承认”

2011年7月15日，当利比亚战争正进行到难分难解之时，由西方挑头和策划的利比亚问题联络小组第四次会议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在该会议上，32个与会国家和7个国际组织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当局”^[3]。其中，美国在犹豫几个月后，也首次正式给予反对派以外交上的承认。这些国家所谓的“承认”，其实是想从另一个方面，即国际法上的承认制度方面来介入利比亚战争。它们想通过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当局”，以达到推翻卡扎菲政权的目的。

“承认”原是传统国际法上经常讨论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所谓“承认”，是指一个现存国家对与新国家或者新政府的出现以某种形式表示接受的政治和法律行为。除了国家和政府的承认外，还有领土和条约等的承认以及一国内战中“交战团体”的承认。另外，在新国家、新政府以及新的国际组织等产生后还有个继承的问题。每当一个新的国家或政府产生时，就会出现承认问题。国家或政府的承认，是指确认某一地区的居民已组成一个国家或政府并具有国际法上的人格，同时表示愿意将其视为一个国际法主体而与之交往。早在1933年制订的《美洲国家权利义务公约》，其中第6条就明确指出“对国家的承认，仅意味着承认对方的国际人格，并承认其具有国际法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义务。”

承认构成两国关系的法律基础，承认国承认被承认国的国内立法和司法判决的效力、外交代表和国家及其财产的司法豁免权。例如，如果一个新政府被美国承认，该新政府就具有权利(1)在美国法院提起诉讼；(2)在美国

法院主张主权豁免，与其他被承认的政府一样得到外交保护；以及(3)可以动用该国在美国银行的存款和其他财产。对政府承认的问题，主要是牵涉到分裂国家的政府。对政府的承认，从客观角度看，其实就是确认一个自称是政府的集团的人是否能够实行有效统治、并在国际关系中代表该国家。对该集团表示承认，也就是表示愿意将其视之为该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并与之交往。

并不是所有政府变更的情况都导致政府承认的问题。一国如果按照本国的宪法程序进行的政府变动，不会有政府承认问题。政府承认只是对既存国家内部通过政变或革命所产生的新政府的承认。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该国的国际法主体资格未受影响，但由于政变或革命后上台的新政府与被它推翻的旧政府是根本对立的，原来该国奉行的内外政策必然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其他国家或政府需要对该国新政府重新表示承认。这样的例子在世界历史上很多，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成立的政府等。当然，还有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关于政府承认所应遵循的原则，国际法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对新的政府是否承认，主要是要考虑该政府在内政上的合法或合法性问题。当然，一个新政府获得承认的必要条件是“有效统治”，即新政府必须能在其控制下的领土内有效地行使权力。因为只有在此条件下，新政府才能在国际关系上代表国家，承受国际法上的权利义务。所以，“有效统治”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实践承认新政府的根据。

对一个国家和政府的承认，是既存国家以一定方式对新国家或新政府产生的确认，所以，它是国家单方面作出的行为，其行为本身不需要国家之间任何谈判，也不需要签订任何条约。对政府的承认，一般需要对该新政府所涉及到的内政合法性问题的考虑。比如当中国与A国建立外交关系时，考虑到中国的实际情况，在建交公报中一般都会有类似这样的声明，即“A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中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A国政府注意到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在以往的承认实践中，现存国家或政府都比较谨慎，一般都要等到被承认国家的局势比较明朗、甚至是“尘埃落定”以后才会予以承认，而在利比亚战争的过程中，利比亚反对派组成的“全国过渡委员会”，不要说还根本算不上是“政府”，甚至在连“官方机构”影子都还没有的情况下，这三十多个国家就匆忙通过国际法上的“承认”。用意就是想支持“全国过渡委员会”另立山头的举止，以造成卡扎菲政权在利比亚“不再具有任何合法权威”以及全国过渡委员会是利比亚的“合法政府当局”的印象，以此来配合北约的军事行动、影响战争的进程。如此轻率的

合常理的“承认”，这在以往的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是非常罕见的。

四、将利比亚国家资产交与反对派

国际法上的“承认”并不是空的。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合法政府当局，意味着卡扎菲政权将腹背受敌，面临更为严峻的外交孤立，同时利比亚正在作战的反对派还有望获得该国数百亿被冻结的海外资产。将一国存在自己国家的他国（利比亚）财产，交给他国反对派的反对派势力来推翻该国政府，这在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当然，这也是利比亚战争国际干涉的新模式。

西方国家承认利比亚的反对派，即“全国过渡委员会”，从法律层面上讲，它是承认国对新政府所作的单方行为。当然，“承认”取决于承认国的政治利益和对外政策，是否承认、何时承认、以何种方式承认，完全由国家自己去自由裁量。但承认是具有一定法律性质的行为。承认一经宣布，它就在既存国家与新政府之间奠定了全面交往的法律基础。

对政府的承认问题，其实是一个政治、国际法和国内法都胶着在一起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法律和政治的因素都有。当各国在给予或拒绝承认时，起决定作用的是政治因素，而不是法律因素。但国家的承认行为具有法律的后果。西方国家在转向承认利比亚的“过渡委员会”后，就开始驱逐利比亚外交官。例如，法国外交部2011年5月6日发表声明，宣布驱逐14名利比亚外交官，限令他们48小时内离开法国。而这14名利比亚驻法国的外交官之所以被驱逐，就是因为他们为卡扎菲政权工作的“前外交人员”，因此是不受欢迎的对象。而在此前一天，也就是5月5日，英国外交部宣布再次驱逐两名利比亚驻英外交官。这是英国自利比亚战争发生后在驱逐利比亚驻英大使后，宣布驱逐的第二批利比亚外交官。^[4]

由于欧美不少国家不承认卡扎菲的地位，它们对卡扎菲政府无能为力，于是就考虑向反对派提供资金支持，并利用被冻结的利比亚政府的资金来援助反对派。事实上，随着利比亚战事进入僵持阶段，本来就经济紧张的反对派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断向西方求助。2011年5月5日，在利比亚反对派首次参加的由西方国家和阿拉伯国家联盟组成的“利比亚联络小组”第二次会议上，与会国纷纷慷慨

解囊，科威特许诺捐助1.8亿美元，卡塔尔许诺4到5亿美元，意大利和法国也表明捐助的意向。该会议还决定将筹得的钱来设立一个“临时特别基金会”，为班加西的利比亚反对政府输送资金。参与此次会议的美国尤其“大方”，有意解冻已被冻结的卡扎菲300亿美元资产送给利比亚反对派。与会的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为帮助利比亚人民，“美国政府已经决定寻求国会立法”，解冻卡扎菲和利比亚政府的资产。

西方国家的这一招非常绝。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存在，西方在利比亚的干涉出现了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北约在利比亚的军事行动陷入僵局后，就居然想到要利用卡扎菲被冻结资金，还美其名曰“还给利比亚人民”。

西方国家解冻卡扎菲和利比亚政府的资产，并将这些财产移交给利比亚的反对派，这对利比亚反政府武装当然是“雪中送炭”，帮了他们的大忙。但这里面有很大的法律问题。当利比亚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时候，将利比亚的国家资产交给该国的反对派组织的做法，纯属非法。因为从法理上讲，一个国家（西方国家）先冻结另一个国家（利比亚）的财产，然后再用这些财产去推翻这个国家，这在道理上非常荒诞，属于违反国际法上国家主权及其他国际基本准则的行为。

结论

国家主权是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国家独立、平等与互不侵犯等，都是基于国家主权的习惯规范。在重要的国际法文件中，如《联合国宪章》和《关于国际法基本原则的宣言》等，都含有禁止武力干涉的规定，然而，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却一直存在着干涉与反干涉的较量。

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国家主权在内的国际准则在近期也经历了重大变化。例如，本·拉登被美军越境击毙、北约参加利比亚内战、袭击卡扎菲住所并杀害其家人、科特迪瓦反对派在联合国与法军支持下逮捕前总统等，所有这些都对国际法上的主权与不干涉原则形成了冲击。在利比亚战争中出现的国际干涉的新模式，成为关心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法学人关注的一个新的焦点。如何防止西方国家打着“人道”的旗号滥用武力干涉，对国际法学人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 [1] 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 United States). Judgment, I. C. J Rep. 1986.
- [2] 英美法承认安理会未授权“以武力推翻卡扎菲”[N]. 广州日报, 2011-04-16.
- [3] 美法意等32国承认利反对派为合法政府[N]. 广州日报, 2011-07-16.
- [4] 黄培昭, 纪双城, 青木, 姚蒙, 叶子路, 汪析, 柳直, 伊文. 美要将卡扎菲资产交给反对派[N]. 环球时报, 2011-05-07(8).

[责任编辑: 司利芳]